南师：《菩提道次第广论》与《永嘉大师禅宗集》相互的关系如何?何以本学期我们将此两种课程安排在一起研究?

常证师：《永嘉禅宗集》依我研读结果,后半段所说以“明心见性”为主,即是般若的觉照;换句话说,必须先见性后才能起修，方为踏实。

南师：这是你的意见，我不加可否。另有其他见解吗？

文颢儒（加拿大留华学生）：《永嘉大师禅宗集》乃约理而言;《菩提道次第广论》,则约功夫而说。

南师：以你身为一个外国人,旅居台湾,透过艰难的文字障碍,竟有此等见解,相当难得。

从智法师：此二者,同中有异,异中有同。《菩提道次广论》,其中说明上、中、下三士道修持的方法,《永嘉禅宗集》也讲声闻、缘觉、菩萨三乘行持，此为相同部分。

不同之处，前者依据《瑜伽师地论》与《菩提道炬论》写成,比较详细诠释止观次第之修法;后者永嘉大师曾学天台,将个人修证体悟,直透体悟的无上门法,处处显露本地风光。

南师：宗喀巴大师及阿底峡尊者，从历代传承和行谊中可见一斑，亦是真实修持而成就的，他们著书，并非只是将各种经论的文字兜拢在一块而已。并且，你所谓的“本地风光”又是什么？

从智法师：《禅宗集》是指人心，见性成佛。

南师：没这回事，《菩提道次第广论》和《禅宗集》，二者莫不如此，然其中亦有极大不同处。在这关键地方应仔细参详。你的看法犯了“见取见”，偏爱自己中国内地的禅宗佛法，大家对此要仔细研究，不可含糊。

法程师：此二书相同点在于提示了一定的步骤和程序，引导我们进入各种不同层次的佛法领域。谈到佛法，必然有三乘道的修学次第，此不在话下。

但是《永嘉大师禅宗集》，是将他所学的教理融会贯通以后，以其优美的文学修养，大纲提要式的表现佛法和自己体证的境界，如从智法师刚才所言，处处展露本地风光的面貌。至于《菩提道次第广论》，文章作法采引经据典方式，对于比较微细的渐修过程，描述深刻，《禅宗集》并不如此。

南师：都差不多了，慢慢你们都会略有所见，但最终结论还得参究一下，我暂不作答。若是将来对学术界宏扬佛法，或到国外，在西方文化体系下讲佛学，依《菩提道次第广论》的路子最适合，因为学术界和西方文化讲究逻辑，而本书就是依因明理路而架结构，有凭有据，稳当扎实。《永嘉禅宗集》偏向东方文化简洁的习惯，散发文学气质，但亦隐约具有严谨的逻辑观念。现在我们这一代，已经丧失固有民族文化的基础和修养，简练性的文学境界都不易体会，问题太严重了！

再说，本学期前暑假禅修，我已把红教、白教、花教的大手印、大圆满等等法门，都大略说了一下，现在又配上黄教《菩提道次第广论》的密法，大概过拢一下，给各位尝尝。究竟现在你们依何法而修？有无仔细研究，再善加利用？

常证师：关于老师所示密法，个人只运用了九节佛风和体功，因这二者对静坐助益甚大。至于其他法门，尚未深涉。

南师：九节佛风，你们也没有学好，从没有一个学到最标准的，而且学理不明。更没人来作给我看，问我对不对。又密法必须配合教理融会贯通，并检点自己日常言行举止，心念动态，方能得益。此次寒假禅修，希望你们依此原则用功。

你们修白骨观，有没有参究《观佛三昧海经》？

佛法不论显教、密教，都是活活泼泼的，别以刻板眼光看它，懂得活用，修行才易上路，这就的靠智慧了。比如，一毫端要你现出一个佛世界，智慧不够，想死了也没用；密宗行者刹那间要观成本尊，如果本尊千手千眼，你又如何起观？尽管庙子中千手千眼塑像，看了千百次也无济于事，这又原因何在？

《观佛三昧海经》所提到的观法，不只是一个影像，而需清清楚楚，仔仔细细，它与白骨观、不净观关连密切，且显密互通，这一点你们要特别注意。

常证师：请问老师，依照“禅密要法”的指示，要我们谛观此想（白骨），即使明显，然后易观，那么多种的观法，似乎很容易引起散乱？

南师：这种易观的情形，是在必要之时，另外改变一种修持方法，但这必须已达于“止”的境界才行。比如，你初步观脚趾头，是否能够依此而行？如不，你变个什么？无非是掉举、散乱罢了。纵使此修止修定之时，你思维正法，或者一字不漏背完六百卷《大般若经》，都还在散乱中，这乃由于修止和修观，立场不同之故。

何况经中所说，谛观此想即使明显，然后易观。此时观既明显，正是得止之时，亦即止观同时呈现，工夫纯熟，当然可以易观无碍。但是你是否作到了关相的止“ 明显”呈现呢？

常证师：我自己身体、精神好一点时，较能得止，有时身心状况差些，就没办法。这是否同生理有关系？

南师：是啊！生理、心理都有关系。然而你现在的情况，不能算得真正得止，只是我常用的比喻说的，“瞎猫碰到死老鼠”而已。并非你一作意，想要得止入定，便能如愿。你目前还做不到。而是有时身体状况颇佳，恰好遇上心理适时放松，念心偶然一空，便得到少分清静，主要还是生理四大的色法，影响了你的心法，二者交互配合，暂时进入得止的初相，莫作胜解，便算进境。

常证师：依个人经验，何以在动中，一边讲话，一边留住影像，反而容易；但是正式打坐时，却不易做到。

南师：你问的好。你们在座全体都是这种状况，在家再想一想，何以叫你们把《永嘉禅宗集》和《菩提道次第广论》合并研究呢？换句话说，禅与密之理一以贯通，用功自然上路，别说一个月，七天下来就不得了。

刚才这个问题，我还是暂不作答，但其实已隐隐约约指出了方向，你们每个人自己去参究参究看。

老实说，你们的慧学训练不够，遇到问题不会自己解决。你们在此处学，多年来，仅管讲的多是定学，但是慧学也涵盖在里面了，只是有些人粗心大意而已。

常证师：关于上述“止”的问题，是不是念力不够，所以静中观不起来。

南师：不然！你念力加重，反而不能得止，连模糊的影像也难。

宏忍师：此是否同于永嘉大师所说“恰恰用心时，恰恰无心用，无心恰恰用，常用恰恰无”的道理？

南师：永嘉大师所讲的是大般若，范围广，层次高，你做到了就定慧圆融，大彻大悟。而刚刚提到的问题，还只是一般功夫层面上说，当然也可以包括在此四句之内。

宏忍师：可是永嘉大师这句话，看似归类在止的部分。

南师：对呀！这就是大般若的大大可贵之处。般若并非没有定，谈般若而不谈定，因为大定早已在其中矣！这正是学佛是基本问题，假如弄透彻了，许你随时都在定慧圆融之中。

常证师：我一直认为念力不够，所以一直想培养念力，时时用心去想那个影像，但依然不得力，只是较清明些而已。

南师：那你放轻松一点，清不清明？

常证师：清明。

南师：既然清明，何以更加造作欲使它更清明，以致自生烦恼，反而不明呢？你会木工，会刷漆，你看这浅黄色的门帘好不好看？

常证师：好看。

南师：好看的话，再涂上一层如何？

常证师：不好。

南师：那就对了。

常证师：那么，这就是舍的境界罗！等于不加作意，抱着若存若亡的态度，假如妄想很强，或者情绪不好，观想那个所缘的影像比较困难，便可比较用力去作意，系心一缘；如果情绪好，妄起少，则不作意，不管他，自然有个影像便好了。

南师：这样说快要引起我的兴趣了（一笑），一有兴趣，我就会将有关的问题说个明白。但现在还只有一点点兴趣而已，再参参看！只要有一个半个，走上真正修行之路，也许会使我的兴致更高一点；试试看，你说的话很有意思，但很有意思，并不是就对了。

常证师：我摸索白骨已经很久，但一直不得其法而入，现在却发现修止与般若，不知要如何配合？

南师：好啊！好啊！你又快要引起我的兴趣了（一笑）！

常证师：在修止的过程中，我希望配上般若门法的应用，那就很容易可以达到所追求的目标。

南师：当然当然！这个地方就要参，这便是话头。你现在观的是脚趾，还是整具影像？

常证师：整具影像。

南师：有没有现前？

常证师：有。

南师：观回上自身来了吗？

常证师：没有。

南师：没有观回自身，就应赶快回观。

常证师：我尝试过，但很困难。

南师：结果呢？

常证师：有一点。

南师：那就差不多了，但是差不多，并不说你成功了。

常证师：能观回自身，身心很宁静。

南师：不错！这对身心很有益处。

常证师：以前我是观脚趾头，但观时，身体很容易空掉。

南师：空掉有什么不好？！

常证师：好是很好，但所观影像因而不见，因此不再续观。

南师：你这个傻孩子，白骨既然空掉，为什么还要白骨呢？《禅密要法》不是告诉你，白骨化光，最后连光也要空掉吗？

常证师：但我空掉的那种境界，有产生掉举的现象。

南师：你知是掉举，将掉举的现象拿掉就可；不过白骨观回自身应注意营养，要吃得饱、吃得好，甚至进点补药，或服多种维他命。

常证师：我观中宫的部位不行，还是观外在影像容易。

南师：怎么不行？是胃口增大，或是欲念增强呢？

常证师：这个部位的影像很难显现，大概是我观的太用力，一用力便不舒服。后来我放松它，但影像依旧把握不住，常常会有掉举现象，因此我便把它观在外面。

南师：不行！如此反而不好。如果要观外在影像，必须做到《禅密要法》所说的“满中骨人，行行相向，各举右手，向于行者”，到了此等地步，自身白骨已经观成，才观外在这么多的白骨形像，对我这白骨人礼拜。如果本身尚未观成白骨，那是不可以的。所以应先转回来观自己，但不能太着力。

常证师：对于止与般若，该如何配合，实在不懂。

南师：对了！这就对了！我今天要你们问的就是这些问题；此二者你真配合好了，这才真叫“常证”，随时都在大止大观的境界中。

常证师：自从观在外面后，睡眠时间较短，却不是一种好现象。因为我若十二点睡，三点便会醒来，但下意识感觉打坐不行，只能行香，可是这么一来，隔天人便垮了，没有精神。因此我往往不起来，就跪着睡，但跪着睡，也是作梦。

南师：外面观久了，神识容易分离，一定得回到自己身上。更何况《禅密要法》并未教你们观外面影像，这是我的方便法门，让你们容易观起，然后回观自身。谁知道你们只记住前面一句话，忘了后面一句，糊涂。

常证师：白骨观与不净观，并不好配合，我曾试着去做，但做不好。

南师：这就需般若智慧了，你全身都已成为白骨了，不净之物早被鬼吃掉了，还要不净个什么？！

常证师：当我修白骨时，精神很旺，男女间的欲念很强，所以才想回想不净观。

南师：一点都没错，那欲念是很强。此时不净观也很难有用，因为欲念强至极点时，连不净也可爱。

从前大陆有个和尚，我跟他很熟，所以他曾私下对我讲：“纵然白骨也风流”。我当时还反问他：“有这么差劲的事啊？”他说：“事非经过不知难”，我笑笑拍着他的背，这是真的。

但是这个时候，正好让它欲念来，你不记得火首金刚吗？你将此欲火变为真火，烧空了，那便大大不同了，试过吗？

常证师：试过，但没有用，欲念太强了，烧不掉。自从听过密法后，知道快“一阳复来时”，便以“火光三昧”法，想将它付之一炬，但没做好。

南师：你再试试看，这个一定要化空。同时你要注意，必须起来运动。这时候太极拳都来不及，最好是少林拳，一套打下来。精力化掉，那最后你白骨观修成了，将来留下的是金锁骨，整具黄金色，而且坚固的连在一起，不会拆散。《观佛三昧海经》,便有提到金锁如来.然而修到金锁骨,尚是基本而已,还未到家。

以上所讨论的都是切实切身的修行问题。欲念真发动起来，那力量不得了，控制都控制不了。比如，某地有个女修行人，在某山上闭关，闭的还是“死关”。她对某人说，自己闭关中的过程，某人转而告诉我，她在关中只是念佛，教理都不懂，修到某个阶段起了欲念，当时她想，只要进来一只猫、一只狗，都是好对象，情况非常严重。所以她几次打破门下山，三次跑到半路，又走回去。你道这是道行吗？不是的！那是因为从山上跑下来，精力无形中转化了。所以我叫你们打拳是有道理的。

然而她一回到山上，静下来又不行了，因此又再跑下山，如此反反复复。后来她劝另一个女性，别轻易修行，实在好难哦！现在她认为自己已经破了这一关，某人问我，真的过关了吗？我说那还不算数。还有你刚才说的，化光以后那个是不是真空？那还值得参究一下。就算真化了光，有时想空还空不了。所以说“几人到此误平生”，因为到这里很容易犯戒，实在没办法，这就叫做“根本无明业力”，其发动的力量大得很。

常证师：这一个月以来，不知是修白骨观到某个阶段，还是其它原因，欲念反而减轻，甚至故意提它，都提不起来。

南师：有的，会有这中境界，甚至如《楞严经》所说“于横陈时，味同嚼腊”，男女两性摆在那里，硬是没有什么滋味，像咀嚼腊油样的干涩。

不过，这种现象不是究竟法，你现在尚未得到喜乐，还在枯槁阶段。最近看你脸色更青，同《西游记》上沙悟净（沙僧）的青脸寡神差不多，而且更瘦，所以还差一段路。

常证师：最近好几次，好象被电电到似的。

南师：这是气机有点发动。你问的问题都很好，以后参学都该这样，必须实际功夫配合教理，才会确实。

我知道你很用功，但不要“说你脚短，你就翘起来，说你腰细，你就扭起来”。这是一句乡下俚语，叫人不要骄傲忘形，但用不着谦虚，用功就是用功，实实在在的便对了。

以上讨论的都是实际功夫，若是教理通了，一切修法也会懂，然后二者相辅相成，修行很快可以上路。不是走了这条路，便到不了那条路，法法皆可互通。比如，小乘止观、大乘止观、般若等等，或密或显，都互相关连，彼此为用。有了般若慧力，八万四千法门自然融会，学佛自然成就，这就是我为何一直要你们注重教理的原因。（节自《十方》杂志二卷六期“岁暮课考”）